

世界文学名著 宝库



红与黑

下

安徽文艺出版社



红 与 黑

[法] 司汤达 著
萧 禾 译

下 卷

安徽文艺出版社

第一章 乡间乐趣

啊，乡村，我何时才能
见到你！^①

——维尔吉

“先生准是来等去巴黎的驿车吧？”他停下来在一家小旅店里吃早饭，店主对他说道。

“今天的驿车还是明天的驿车，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于连说。

正当他佯装着满不在乎的时候，驿车到了，有两个空位置。

“怎么！是你呀，我可怜的法尔科兹，”那位来自日内瓦方向的旅客对这位和于连一起上车的人说道。

“我想你是定居在里昂近郊的罗纳河附近一个景色秀丽的山谷里了吧？”法尔科兹说道。

“好一个定居！我现在逃亡在外呢。”

“怎么！你在逃亡？就你，圣吉罗！长着这副老实巴交的面孔，难道你犯了什么罪吗？”法尔科兹笑着说。

“说真的，也差不多了。我在逃避外省那种令人厌恶的生活。我喜欢林中的清新和乡间的幽静，这你是了

^① 原文为拉丁文。实际这是贺拉斯的诗句。

解的，你常常责备我是个幻想家。我从来就不愿意听人谈论政治，而政治却把我赶了出来。”

“你属于什么党派？”

“我任何党派也不是，就因为这才把我给毁了。你瞧，这就是我的全部政治：我喜爱音乐，喜爱绘画；一本好书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大事。我快满四十四岁了，我还能活多久呢？十五年，二十年、至多三十年吧？好吧！我坚信三十年以后的大臣们会稍微精明一些，但是跟今天的大臣们一样都是正直的人。我把英国的历史作为我们未来的一面镜子。将来，总会有一位想不断扩大自己特权的国王；总会有想当议员的野心，有荣誉，以及米拉波^①赚得的数十万法郎，使得外省的富翁们彻夜难眠。他们把这称为参加自由党和爱人民。成为贵族院议员或者内宫侍从的欲望，总会使那些极端保王党们奔波不停。在国家这条大船上，人人都想充当舵手，因为那个角色所得的俸禄最多。对于一名普通的乘客来说，难道就永远没有一个可怜的小小的位置吗？”

“谈正题，谈正题吧，就你这样喜欢安静的性格来说，这一定很有趣。是最近那些选举把你赶出了外省的
吗？”

“我的不幸由来已久了。四年前，我四十岁，我有五十万法郎；而今我增长了四岁，却大约要减少五万法郎，这是我卖掉我那座蒙弗勒里城堡将会蒙受的一笔损失。城堡在罗纳河附近，环境优美极了。

“在巴黎，我对你们所谓的十九世纪文明强迫人们扮演的那种无休止的喜剧，感到厌倦透了。我渴望纯朴

^① 米拉波（1749—1791）：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立宪派领袖之一，曾接受贿赂为宫廷效力，一七九一年病逝。

而简单的生活。我在罗纳河附近的山区里买下了一块土地，天底下再也没有这么美丽的地方了。

“村里的副本堂神父和邻近的乡绅，六个月来一直向我献殷勤。我邀请他们吃饭，我对他们说，‘我离开巴黎，就是为了一辈子不再谈论政治，也不再听见别人谈论政治。正如你们所见，我没有订阅任何报纸。邮差给我送的信件越少，我越感到高兴。’

“可是这不符合副本堂神父的心意。不久我便成了当地人索取的对象，数不清的无礼要求和纠缠接踵而来。我本想每年接济穷人两三百法郎，可他们却要我把这笔款项捐给宗教团体，什么圣约瑟会啦，圣母会啦等等，我拒绝了，于是他们便百般地羞辱我。我真蠢，居然因此而恼了。清晨，我出去享受我们山里的美景，总会遇到什么烦扰来中断我的梦想，令我不愉快地想起那些人和他们的恶毒行径。譬如说举行求丰收的祈祷巡行吧，仪式队伍唱的歌我挺喜欢（大概是一支希腊曲子），可是他们不再为我的田地祝福，因为副本堂神父说过，这些田地属于一个不信神的人。一个虔诚的老农妇死了一头母牛，她便说是由于附近有一个池塘，属于我这个不信神的人——一个巴黎来的哲学家；并且在一个星期之后，我发现我的池塘里，所有的鱼都肚皮朝天，全被石灰毒死了。种种烦扰以不同的形式包围着我。治安法官本来是个正派人，可是他害怕丢了职位，总是判我有错。宁静的乡村对我来说已成为地狱。人们一旦看见村里的圣会首脑副本堂神父抛弃了我，自由党头目那个退休的上尉也不支持我，于是大家便对我群起而攻之，甚至靠我供养了一年的那个泥瓦匠也不例外，就连车匠在为我修犁的时候，也肆无忌惮地敲我的竹杠。



“为了有个靠山，当然也为了赢得几场官司，我成了自由党；但是正如你所说的，这场倒霉的选举来临了，他们要我投票……”

“选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吗？”

“完全不是，这个人我太熟悉了。我拒绝了，多么可怕的轻率之举！从那以后，自由党人也揪住我不放，我的处境变得不堪忍受。我相信，如果某一天，副本堂神父想到要控告我谋杀了我的女仆，在两个党派里一定会有二十个人站出来作证，发誓亲眼看见我犯了罪。”

“你想生活在乡村，但你对你的邻人却不能投其所好，甚至不愿意去听一听他们的闲聊。多么大的错误啊！……”

“这个错误总算得到纠正了。我正在出售蒙弗勒里城堡，如果有必要，我情愿损失五万法郎；不过我非常快乐，我离开了这座虚伪和烦恼的地狱。我要去寻找僻静和乡村的安宁，在法国唯有一处可以找到这样的地方，那就是在香榭丽舍大街^① 临街的五层楼上。不过对此我还得斟酌斟酌，我是否会因为向教会堂区提供圣饼，又要在鲁尔区^②开始我的政治生涯。”

“如果在波拿巴统治下，你就不会遇到这些事情了，” 法尔科兹两眼闪烁着愤怒和遗憾的神情说道。

“好极了，不过你那个波拿巴，他为什么没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呢？我今天所遭受的一切痛苦，都是他造成的，”

听到这里，于连的注意力更加集中了。他从第一句话起，便已听明白，波拿巴分子法尔科兹就是德·雷纳

①② 这两处均在巴黎的第八区。

尔先生童年时代的朋友，一八一六年德·雷纳尔先生曾与他绝交；而那个哲学家圣吉罗，则可能是省政府某位官员的兄弟……就是那位官员懂得如何通过招租把市镇公房廉价地租到手。

“这一切都是你的波拿巴造成的。”圣吉罗继续说道，“一个正派人，绝无害人之心，四十岁时拥有五十万法郎的积蓄，却不能在外省定居，得到安宁的生活，那里的教士和贵族把他赶了出来。”

“啊！可别说他的坏话，”法尔科兹大声说道，“法国从来没有像在他统治的十三年里那样受到各个民族的崇敬。当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伟大的。”

“你的那个皇帝，让他见鬼去吧，”四十四岁的那个人继续说道，“他只有在战场上以及他在一八〇二年整顿财政的时候是伟大的。从那以后，他的所作所为又意味着什么呢？他用他的侍从，他的排场，和他在杜伊勒里宫中举行的召见礼，为君主国的一切愚蠢行为提供了新的版本。这个版本经过修订，也许还能流行一两个世纪呢。贵族和教士们曾经想恢复老版本，但是他们缺少向公众兜售老版本所必需的铁腕。”

“这正是一个旧印刷厂老板说出的话。”①

“是谁把我赶出了自己的土地？”印刷厂老板愤愤不平地继续说道，“是教士。拿破仑没有像国家对待医生、律师、天文学家那样对待这些教士，没有把他们仅仅视作为公民，用不着去担心他们赖以生存的行业，而是签订了和约②把他们又请了回来。如果不是你的波拿巴

① 卷上第二十一章中曾提到法尔科兹办了个印刷厂。

② 和约：拿破仑于一八〇一年与教皇庇护七世达成协议，规定天主教为国教，教士的薪俸由国家支付，罗马教皇则承认革命期间教产的买主为合法所有人。从此教会再度成为法兰西国家的支柱。

封什么男爵、伯爵，今天会有那些蛮横无礼的贵族吗？不，那早已过时了。除了教士之外，就是这些乡间小贵族最让我恼火，逼得我加入了自由党。”

他们的谈话无休无止，也许这个话题在法国还要延续半个世纪之久呢。由于圣吉罗总是喋喋不休地抱怨说他无法在外省生活，于连怯生生地提起了德·雷纳尔先生的例子。

“确实，年轻人，您说得好！”法尔科兹高声说道，“为了不做铁钻，他做了铁锤，而且还是一把可怕的铁锤。不过我看瓦勒诺的势力已经超过了。您认识那个无赖吗？这是个十足的坏蛋。当您的德·雷纳尔先生有朝一日看见自己被解职，而瓦勒诺取代了他的位置时，他会说些什么呢？”

“那时他只有和他的罪恶单独厮守在一起了，”圣吉罗说道，“年轻人，看来您是熟悉维里埃尔的啰？好吧！波拿巴，让天主去毁灭他，去毁灭他那些君主国的腐朽的玩意儿吧，是他使德·雷纳尔和谢朗们的统治成为可能，而他们的统治又带来了瓦勒诺和马斯隆之流的统治。”

这番充满悲观情调的政治谈话使于连感到惊讶，把他从欢欣缠绵的梦幻中唤醒了。

他远远地望见了巴黎，但并没有因为这最初的一瞥而动情。刚才他在维里埃尔度过的那二十四个小时，仍然历历在目，他建筑在未来命运上的空中楼阁，势必还要与这些清晰的回忆进行搏斗。他暗暗发誓永不抛弃他情人的孩子们，如果教士们的傲慢无礼给我们带来了共和国，并对贵族们进行迫害的话，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护她的孩子们。

他到达维里埃尔的那天夜里，当他把梯子靠在德·雷纳尔夫人卧室的窗子上的时候，如果他发现屋里住的是一个陌生人或者是德·雷纳尔先生，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然而，在那最初的两个小时里，当他的情妇真心实意地想赶他走，而他在黑暗中坐在她身边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又是多么甜蜜啊！像于连这样的心灵，这类回忆会伴随他一生。至于这次会面的其余情节，已经与十四个月前他们的初恋时期混合在一起了。

于连从深沉的梦幻中惊醒过来，因为车子停了。车子刚刚驶进让-雅克·卢梭街驿站的院内。“我要去马尔梅松^①，”于连朝着一辆驶近的双轮轻便马车说道。

“先生，是在这时候去吗？您去干什么？”

“这管您什么事！走吧。”

任何真正的热情都只会想到自己。正因为这一点，才使我觉得热情在巴黎显得如此荒诞可笑；在巴黎，您的邻人总是认为您时常惦记着他。我不打算赘述于连在马尔梅松时的激动心情。总之他哭了。怎么！尽管今年修筑了那些讨厌的白墙，把这座花园分割成一块一块的，他还是流下了眼泪？是的，先生，对于连来说，正如同对于后代人一样，在阿尔科、圣赫勒拿岛和马尔梅松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可言。

当晚，于连踌躇了多时，才进了剧院，他对这个使人堕落的场所有着许多奇特的想法。

一种深深的不信任感，阻止他去欣赏活生生的巴黎。唯一能使他感慨和激动的，是他心中的英雄留下的

^① 马尔梅松：距巴黎十三公里的村庄，有拿破仑妻子约瑟芬的城堡，拿破仑曾在此居住过。



遗迹。

“我终于来到了阴谋和伪善的中心！来到这德·弗里莱尔神父的保护者们统治着的地方！”

第三天晚上，好奇心终于占了上风，他放弃了打算在见皮拉尔神父之前什么都见识见识的计划。这位神父口气冷漠地向他说明，德·拉莫尔先生家等待着他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如果数月之后您还不能胜任工作的话，您就回神学院去吧，不过那将是从正门进去了。您在这儿将住在侯爵家里，他是法国最大的贵族之一。您会穿上一身黑衣服，就像是一个服丧的人，而不像一位教士。我要求您每星期三次去一家神学院，继续深造神学，我介绍您去那儿。每天中午，您将待在侯爵的图书室里，他打算让您写一些有关诉讼和其他事务方面的信件。侯爵会在他收到的每封信的空白处，寥寥数语写明应该回复的要点。我曾说过，不出三个月您就能够写这些回信；而您送给侯爵签字的十二封信中，约有八、九封信他可以签字。晚上八点钟，您整理他的办公桌，十点钟您就可以自由了。

“有可能，”皮拉尔神父继续说道，“某位老妇人或者某位语气温和的先生，会向您隐隐约约地暗示，您会获得巨大的好处，甚至干脆把钱送到您手中——为了让您给他们看一看侯爵收到的信件……”

“啊，先生！”于连不由地大声喊道，脸涨得通红。

“这就怪了，”神父苦笑着说道，“像您这样贫穷的人，又在神学院里待了一年，居然还保留着这种出自道德心的义愤。您不是瞎了眼睛吧！”

“这就是血统的力量吗？”神父低声地嘟哝着，仿佛

珍

在自言自语。“奇怪的是，”神父瞧着于连又补充道，“侯爵认识您……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开始会付给您一百路易的薪水。这个人行事仅凭一时的心血来潮，这是他的弱点；他会孩子气地与您作对。如果他满意的话，您的薪水以后可能长到八千法郎呢。

“但您必须意识到，”神父又用尖酸的口吻说道，他付给您这些钱，并非是为了您这双漂亮的眼睛，重要的是您得有用处。如果是我处在您的位置，我就尽量少说话，尤其是绝对不谈起我所不知道的事。

“啊！”神父又说，“我为您打听了一些情况，我忘了谈及德·拉莫尔先生的家庭。他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儿子年方十九，举止极其风雅，但行动毫无计划，他在中午十二点的时候，从不知道午后二点将要做些什么。他有头脑，有勇气，曾经参加过西班牙战争^①。我不知道为什么，侯爵希望您成为这位年轻的诺贝尔伯爵的朋友。我曾经说过，您是一位杰出的拉丁语学者，也许他是想让您教他的儿子一些有关西塞罗和维吉尔的现成句子吧。

“我要是您，我决不会让这位漂亮的年轻人拿我取乐；对于他的主动接近，说的那些彬彬有礼、却略含讽刺的话，我非得让他向我重复多遍以后，我才回答他。

“不瞒您说，这位年轻的德·拉莫尔伯爵一开始定会蔑视您，因为您只是一个小小的平民。他的一位祖先曾在宫廷里供职，并为了一桩政治阴谋，荣幸地于一五七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在沙滩广场被斩首。而您，您是维里埃尔一个木匠的儿子，此外您还是他父亲雇佣的仆人。

^① 西班牙战争：一八二三年法军入侵西班牙的战争，西班牙革命因此而遭到失败，重新恢复了斐迪南七世的封建专制统治。

仔细衡量一下这些差异吧，再研究研究莫勒里^①著作中有关这个家族的历史。所有那些去他们家赴宴的奉承者们，都会不时地提起这段历史，他们称之为微妙的暗示。

“对于诺贝尔·德·拉莫尔伯爵的取笑，您要注意回答方式，他是轻骑兵上尉，未来的法兰西贵族院议员，您不要事后来向我诉苦。”

“我觉得，”于连满脸涨得通红地说道，“我甚至不该回答一个蔑视我的人。”

“您想象不到这种蔑视，它仅仅通过夸张的恭维话表现出来。如果您是个傻瓜，您可能上当；如果您想发迹，您就应该上当。”

“等到有一天这一切对我不再适合了，”于连说道，“如果我再回到我那一〇三号的小斗室里，我会被视作忘恩负义的人吗？”

“当然啰，”神父答道，“这个府邸里所有的谄媚者都会诽谤您，不过有我呢，我会出面的。Adsum qui feci.^② 我会说这是由我作出的决定。”

于连注意到皮拉尔神父说话的口气极为严厉，几乎可以说是凶恶，因此心中很是伤感；这种语气完全破坏了他最后回答的那句话。

事实上，神父因为喜爱于连而感到良心不安，他是怀着一种宗教上的恐怖心理如此直接地去干预他人的命运的。

“您还会看见，”他用同样恶劣的口气继续说道，仿佛是在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您会看见德·拉莫尔侯爵

① 莫勒里 (1643—1680)：法国学者，著有《历史大词典》。

② 拉丁文，意为“我将这样做”。

夫人。那是个身材高大的金发女人，信教虔诚，性情孤傲，礼节周全，但却十分庸碌无能。她是德·肖纳老公爵的女儿，那个老头因其贵族偏见而出名。而这位贵妇，实际上是她那个阶级的女人性格特征的典型缩影。她毫不隐瞒，她的祖先中有人参加过十字军东征，这也是她唯一敬重的光荣历史。金钱还远在于其次。这使您感到惊奇吗？我们不再是在外省了，我的朋友。

“在她的客厅里，您将会看见几位大贵人，用一种怪异轻率的口气谈论我们的亲王。至于德·拉莫尔夫人呢，每当她提起一位君王，尤其是一位王后的时候，她就会出于敬意而降低了声音。我劝您当着她的面不要说菲力普二世^①或亨利八世^②是些怪物。他们曾经是国王，这就给予了他们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力——享有所有人的尊敬，尤其是像你我这样没有高贵出身的人的尊敬。然而，”皮拉尔先生补充道，“我们是教士，因为她会把您也当作教士的；有此身份，她会把我们看作她的灵魂获救必不可少的仆人。”

“先生，”于连说道，“我想我在巴黎是不会待长久的。”

“好吧，不过您要注意，对于一个像我们这样穿道袍的人来说，只有依靠那些大贵人才能发迹。在您的性格里，有着一种至少对我来说是难以捉摸的东西，如果您不能够发迹，您将会遭到迫害。对于您，没有任何折衷的办法可行。千万不要欺骗自己。那些人会看得出来，他们对您说话并没有使您感到愉快。在这样一个注重社交的国家里，如果您得不到尊重，您就注定要遭到

① 菲力普二世 (1165—1223)：法国国王。

② 亨利八世 (1491—1547)：英国国王。



不幸。

“如果这次不是德·拉莫尔先生一时心血来潮，您在贝藏松会有什么出息呢？总有一天您会明白，他为您做的事是多么不同寻常。如果您不是一个无心无肺的人，您会对他本人和他的家庭感谢不尽。有多少可怜的神父，他们比您更加博学多闻，他们在巴黎生活了那么多年，就靠着做弥撒挣得十五个苏和在索邦神学院^① 辩论挣得十个苏！……想想去年冬天我向您谈起的红衣主教杜布瓦^② 那个坏蛋早年的情形吧，难道您的自负使您认为您比他更有才干吗？

“就拿我来说，我这个人生性沉静，才干平庸，我本打算在我的修道院里度过余生，我曾孩子般地依恋于它。好吧！当我提出辞呈的时候我已经快要被撤职了。您知道我有多少财产吗？我不多不少仅有五百二十法郎的积蓄；我没有一个朋友，只有两三个熟人。德·拉莫尔先生，我与他从未谋面，是他把我从困境中解救了出来。他只消一句话，我就得到了一个本堂区，该区的居民都是些富裕人，没有粗鄙的劣迹；而我的收入则让我感到惭愧，它与我付出的劳动是那么地不相称。我之所以和您谈了这么长时间，就是为了让您谨慎行事。

“还有一句话：我这个人不幸脾气暴躁，说不定哪一天你我之间也会反目为仇。

“如果侯爵夫人的傲慢和他儿子的恶意戏弄使您在这个家里确实已不堪忍受，我建议您去巴黎三十法里外的某个神学院完成您的学业，最好去北边，而不要去南

① 索邦神学院：巴黎大学前身，十三世纪法国国王圣路易的忏悔师罗贝·德·索邦为贫穷学生学习神学而创建。

② 杜布瓦（1656—1723）：药铺老板的儿子，后来当上了红衣主教和内阁总理。

珍

边，因为北方有较多的文明和公正；并且，”他压低声音补充道，“我应该承认，由于离巴黎的报纸近，那些小暴君们不得不有所畏惧。

“如果我们乐意继续往来，而侯爵的家庭对您又不合适，我就任命你为我的副本堂神父，这个本堂区所得收入我和您对半分。这是我对您的报答，甚至这还不够呢，”他打断于连感激的话语，又补充道，“因为您在贝藏松曾对我作出那种异乎寻常的建议。如果我当时没有那五百二十法郎，而是身无分文的话，您就把我救了。”

神父那严厉的语气已经消失了。于连觉着自己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感到十分羞愧；他恨不得一下子投入朋友的怀抱；他尽量摆出一副男子汉的气概，情不自禁地对他说道：

“我自幼就遭到父亲的憎恨，这是我最大的一个不幸，但是我不再会抱怨命运，先生，我在您身上重新找到了一个父亲。”

“好啊，好啊，”神父神情窘迫地说道。接着，他又非常适时地说了一句神学院院长应该说的话，“永远不要说命运，我的孩子，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说天意。”

出租马车停住了。车夫叩响了一扇巨大的门上的铜质门环，这就是“德·拉莫尔府”了。为了使过往者确认无疑，这几个字刻在大门上方一块黑色的大理石上。

这种矫饰使于连感到不快。“他们是那么害怕雅各宾党人！他们在每一道篱笆后面都看见一个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死囚押送车。他们的这种情形常常能让人笑死；然而，他们又是如此炫耀他们的府邸，以便使暴民们在骚乱时能够辨认无误地进行抢劫。”他把自己的这一想法告诉了皮拉尔神父。

“啊！可怜的孩子，您不久就要成为我的副本堂神父了。您竟然有这么可怕的念头！”

“我认为没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了，”于连说道。

看门人的庄严表情，尤其是庭院的清洁整齐，使于连赞叹不已。这一天，天空晴朗，阳光明媚。

“多么壮丽的建筑啊！”他对他的朋友说道。

这是在伏尔泰逝世前不久，建于圣日耳曼区^①的府邸之一，它的正面看起来是这样的平淡无奇。时髦和华美从来没有彼此相离得这样遥远。

① 圣日耳曼区：巴黎的贵族住宅区之一。

第二章 初入上流社会

可笑而又动人的回忆：十八岁的时候，孑然一身，无依无靠地出现在那头一个客厅里！一个女人的目光就足以使我惶恐不安。我越是想讨人欢心，却越是显得笨拙。我对一切事物的看法都是极端错误的；我不是无缘无故地倾吐心曲，就是把一个人当作了敌人，只因为他看我的时候目光严厉。但是那时候，在我的羞怯造成的那些可怕不幸中间，一个美好的日子是多么美妙啊！

——康德①

于连停在了院子中间，惊得目瞪口呆。

“您得显得理智一些，”皮拉尔神父说道，“您有一些可怕的念头，况且，您还只是个孩子啊！贺拉斯的 nil, mirari（决不动心）到哪里去了？想想看吧，这儿的一大群仆人，看见您在这儿安顿下来，会千方百计地愚弄您的。他们将会把您看成是一个同等的人，只是被

① 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